



司令员们

段 荃 法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包括五篇短篇小說。“司令員們”描寫地委書記靳明同志和縣委書記趙鉄民同志等，在大躍進中深入下層，領導羣眾向自然鬥爭，爭取糧食豐產的情況；“我們的老支書”寫一個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書記，以樂觀的態度和忘我的精神，領導羣眾在冬天嚴寒的日子里興修水庫的故事；“鳩山父女”寫女共青團員郭仙克服一切困難，忘我地治理鳩山的故事；“凌紅螺”寫農村中在糧食問題上的兩條道路的鬥爭；“配種站的老頭”寫一個老年黨員，積極地擔當起當時為多數人所卑視的配種站的工作，並作出了成績，受到羣眾的擁護。

司 令 員 們

段 荃 法 著

※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）

河南省書刊出版業 業許可証出字第一號

公私合營開封印刷廠印刷 河南省新華書店發行

※

豫 總 審 號：1721

787×1092 耗 1/321印張，20,000字

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4087冊

統一書號：T10105.347

定價：(7)0.11元

目 錄

司令員們.....	(1)
我們的老支書.....	(5)
鳩山父女.....	(11)
凌紅蝶.....	(14)
配種站的老頭.....	(24)

司令員們

下午七點鐘，一輛銀灰色的小汽車，飛馳在田野上。我們的地委書記靳明同志要到農村去視察工作。地委書記雖然長出了白頭髮，但身體健壯，性情爽朗，常愛放聲大笑。他打開玻璃窗，一片雄壯的勞動歌聲傳進來。他興奮極了，不斷地點頭、微笑，或自言自語地說些什麼。今天，地委的部長、委員們，都陸續從工廠、農村、商店、學校回來了；明天要開地委擴大會議。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會議，在這次會議上，要研究如何乘勝全面大躍進的問題。靳明同志要主持明天的會議，本來是不能下鄉的；但是，他說他整整一個星期沒有下鄉了，在這一千里的大躍進的形勢下，稍不留心，就會掉在隊伍的後頭。要不趁會前這個夜晚下去看看，明天在地委會上，就沒有發言的資格。

汽車經過一座小小的縣城，司機刹住車，問地委書記要不要進城去找縣委書記談一談。靳明同志說：“前方打得這樣熱鬧，聰明的指揮員是不會老老實實躲在後方的。他一定會在戰鬥最激烈的地方。”於是，汽車又向前飛去。在前邊不遠的地方，看見一座小小的山嶺，山上、山下、汽燈、馬燈照白了天。燈光底下，千百個黑影竄來竄去，勞動歌聲響遍山崗。地委書記一到這個地方，便被一種壯麗的景象吸引住了；山溝下，黑鴉鴉的人羣，在緊張地勞動着。他們在修建一座高大的攔水壩。山嶺上，人們在光着臂膀砸石塊、裝

荆筐。四条明閃閃的鉄絲，把山上、山下連接起來。山上的人們，將裝滿碎石的荆筐，掛在鉄絲上，只听得“嘩”的一声，一眨眼的工夫，碎石筐便滑到了溝底下。縣委書記刁景文發現了靳明同志，他从泥坑中爬出來，迎上前去。他滿臉都是泥巴，只露出兩排白牙和兩只烏亮烏亮的大眼睛，惹得地委書記大笑起來。刁景文同志指着那四条鉄絲對地委書記介紹說，这个“空中快速运石法”，是今天下午才試驗成功的；它的發明人是一位五十多歲的老農民。用它运石头，比用人力快二十三倍。他还說，他打算明天开鄰鄉黨委書記會議，推广这个办法。地委書記說：“为什么要等到明天？今天夜里就通知他們來开会。”他停了一会又問：“就近有電話可以用嗎？”刁景文同志說：“有。在我的办公室里。”他引着地委書記來到他的办公室。这个办公室，是工地上的一個小小的破窑洞。洞頂很低，連头也抬不起來。潮濕的地上，鋪着一條蓆，蓆上乱放着一條小被子。洞壁上，挂着一張各鄉躍進速度示意圖。洞角的青石板上，放着一架電話机。刁景文同志用電話很快下达了要鄰鄉黨委書記來开会的通知。半小時后，黨委書記們都騎着自行車飛來了。他們赤着足，光着臂，腿上、臉上滿是泥巴。地委書記看得出來：他們是从工地上來的。他很高興，他一一和他們握手，和他們一起去學習“空中快速运石法”。

地委書記早已和这里的農民混熟了。農民們一發現他，便歡叫着齊拥過來。地委書記發現：大家的臉上閃着疲倦的影子，一定有許多个夜晚沒有睡覺了。地委書記解开兩個胸扣，取下帽子，在空中揮了一下，用宏亮的聲音对大家說：

“我看得出：大家是辛苦了，疲倦了。但是，我們還不能休

息。我們正和帝國主義賽跑。在這場競賽中，我們一定要取得勝利。我們要把我們的國家迅速變成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，要把我們的人民變成世界上最富裕的人民。”他說着，提起一筐碎石，掛在鐵絲上，只听“嘩”的一聲，碎石筐便滑到了溝下，人們高興得歡呼起來。這呼聲，赶散了人們臉上的倦影，使人們的眼里放出了烈火般的光彩。

十一點鐘，地委書記又到了另一個縣境。聽說縣委正在開緊急會議，修訂全面大躍進的規劃。地委書記去到縣委，想看看他們的會議開得怎樣。到了縣委，會議却不在那里開。由通訊員帶領，他們去到五十里外的一个農業社里。在一所低低的農業社办公室里，全縣的領導者們正在研究全面大躍進的各項問題。桌旁坐着三位農民：一个是本社社長，一个是水利模範，一个是七十多歲的老農。他們是被縣委特邀來幫助縣委修訂規劃的。現在，會議開始研究糧食增產指標問題。激烈的爭論開始了。有的主張1958年要爭取每畝產千斤，跨過長江去。另一些人主張每畝只訂600斤。他們說：“過去最多打300斤，現在要打一千斤，這是不敢想的事。”地委書記插言說：“我也十分贊成訂上一千斤。剛才有人說這是不敢想的事。為什麼不敢想呢？在這個時代里，我們想得到，就能做得出。你愿意幻想，就把你的身上扎上翅膀吧，社會主義國家，有遼闊的天地，你可以自由的飛翔。”會議更加活躍起來。主張計劃畝產千斤的人越來越多，保守思想受到了猛烈攻击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汽車又經過一座縣城。地委書記讓司機把汽車开到縣委去。他要去打听一下他的老朋友的病情。他的老朋友是縣委書記趙鉄民。他們都是山東人，一同參加革

命，又同在一个部隊里打敵人。在地下工作期間，他坐過十年監牢。長期的監牢生活，摧殘了他的健康。他失眠，吃飯很少，臉蒼白得可怕。一個月前，因為病重，住了醫院。地委書記走進縣委大院，他想也沒有想到，出來迎接他的竟是縣委書記趙鉄民同志。地委書記親切地和他握手，同時用奇怪的眼光看着他。趙鉄民同志看出了這點，連忙解釋說：“你還當我住在醫院里嗎？我已經出院五天了。從報紙上，看到全國到處都在大躍進，我再也住不下去了。你想，人家都參加了競賽，你却躺在病院里讓人伺候。這罪誰能受得了？”進了縣委書記的屋子，靳明同志迎面看到壁上掛着一幅大地圖。圖上插滿了小紙旗。縣委書記說，別的縣委都上前綫了，因為他身體不好，硬把他留在家里。沒辦法，他自己繪了一幅地圖；根據彙報情況，每天夜里把全縣所有的區、鄉都站一下隊：分出先進的、中間的和後進的。誰家得了紅旗，他就通過電話給他們鼓勁；誰家落了後，他就通過電話教育幫助他們，鼓足干劲，趕上先進。地委書記听了哈哈大笑起來。他說：“你这老兄，不象縣委書記，倒象一個前方指揮官。”兩個老朋友見了面，談得津津有味。地委書記說：“身體是躍進的本錢。你這樣干，會把身體搞垮的。從今天起，我只准許你每天干四小時的工作。”縣委書記說：“太少了，請再添兩小時吧。”地委書記說：“要知道，這是一個地委書記的命令，你將來当了省委書記，我一定會堅決服從你的指示。”說罷，又放聲大笑起來。

縣委書記要留地委書記住下，他拒絕了。因為我們的地委書記，明天還要主持一個非常重要的會議。他離開縣城的時候，正是夜里三點二十七分，他十分興奮，沒有一點倦

慮。于是，便用脚打着拍，独自唱起歌来：

北京發出号召，
人人满怀驕傲，
乘着东風快和英國賽跑，
讓祖國乘着火箭向前飛躍。

他歌唱的声音很小，但是很雄壯，震得玻璃噹噹作响。

1958.3. 寫于禹縣鳩山

我們的老支書

三嬉嬉塞到我手里兩塊涼餅子，一塊醃蘿卜，說：“标啊，快讓你叔叔吃了吧，他兩夜沒眨眼皮，兩頓沒嚙面花，鉄打的身体也受不了。”这是在水庫工地上。歌月，天很冷，民工干了一陣活，正在工棚里休息。工棚很簡單，上边搭着兩塊破帆布，周圍堆着一些乱草，四面跑風，八方透寒，比外边好不了多少。我進了工棚，人們圍成一个圈，老支書坐在中間，正給大家講故事。講的是苏联“月亮”飛上天，美國总统吓破胆。有一个小伙子說：“我們的月亮什么时候能上天？”老支書說：“快了，快了。別小看自己，过去人家看不起我們中國人，說我們太笨，太傻，我們也不笨，也不傻，在这天底下，我們最聪明。咱們会想也会干，我們要挺起腰杆走路。什么美國呀，英國呀，在咱們中國人面前，当碗涼水喝它！咱們要加勁建設社会主义，把帝國主义甩到我們后面十万八千里！”老支書說着，大家都瞪

着眼听，不知道冷，也不知道累，一下長了身勁，个个都摩拳擦掌，有勁使不尽，憋得痒痒的。我喊了一声，老支書走出來，我把餅子、醃蘿卜交給他，說：“三叔啊，你是快五十的人啦，不爱惜身子，嬌嬌看見难受啊！”他張大咀咬了一口餅子，就了一口蘿卜，說：“我的骨头我的肉，我比她还操心呢。劝你嬌嬌，別讓她掛牽我。”老支書是紅臉漢，干起工作來，能把命霍上。平常待人温和得象老媽媽。三嬌嬌常常對我說：“你三叔有股厉害脾气，可長着一幅好心腸。”一解放，三叔就領導窮人斗地主，分田地。不吃飯，不睡覺，咀里不吐一个“苦”字。后來，又領導羣众办合作社，建設社会主义。大家都很尊敬他，听他的話；不提名，不道姓，不叫叔，不喊爺，人人称他“老支書”。

先飄了一陣小雪花，象細沙；后來，下大了，象鵝毛。一下雪，給工程增加了不少困难。人人着急得了不得，冒着雪干活。老支書更着急，揀了一把最大的鉄鍬，跳 到 水 里 挖 泥。工棚里，電話鈴响了。老支書从泥坑里爬出來，抓把雪洗了洗手，往工棚走去。他滿头冒汗，心象里生着一盆炭火，雪片离他老远，就化成雪水了。挖出一个大泉，水头象自来水，一个勁的往外翻，害得人們不能干活。我跑進工棚，对老支書說：“三叔，挖出了泉；水太深，不能干活。”他抓住耳机，头也不抬的說：“用桶刮”！我說：“刮不尽”。他大声說：“用咀吸干它！”我吃了个大沒趣，走出去。停了一会，我又跑進來，气喘喘的說：“三叔，怎么办，水全冻住了！”他說：“砸开它！”我說：“砸不动。”他一拍桌子說：“用身子暖化它！”这話要叫別人听，一定受不了；我听着，就沒啥。我从小沒了爹，是老支書看着我一寸

一寸長大的。他了解我，我也了解他。他介紹我上黨訓班學習，又介紹我入党，對我幫助可大啦。我有干劲，上山拿老虎都行；就是缺一個心眼，一遇到困難，就發迷，不會給大家出主意。我是隊長，遇到困難，不和大家商量着解決，却來向老支書訴苦，吃兩個沒趣，一星也不虧。碰了兩次釘子，把迷勁也碰跑啦，心里一亮，回去發動大家出主意，才算解決了問題。正干得有勁，文祥伯慌慌張張從村上跑來，他用咀唇貼住我的耳朵咕嚕了一陣，我趕緊去找老支書。他大概剛接完電話，正低頭想什麼。我輕輕叫了一聲，再也說不下去了。我真不忍心把這不幸的消息告訴他。光工地上這一攛攛子事情，就快把老支書的心操碎啦。老支書頭也不抬的說：“又是你，大標。光有勇，沒有謀，張飛一轉。”他用指頭敲着桌子，聲音很柔和。象善良的父親，嚴厲訓斥了兒子一頓，怕兒子過于傷心，又來安慰他。他當我還是在訴苦呢。我說：“三叔，孩子快不行啦，你回去看看吧。”老支書猛抬頭，身子冷了一下，眼圈紅了。老伴過門幾十年，什麼也沒生，這是個老生子，三歲啦，叫金蛋。老兩口待孩子可嬌啦，晴天怕晒着，陰天怕凍着，說句話還怕吓着。前天，冒了風，渾身發熱。老支書在工地上是總指揮，妻子是黨員，付社長，也帶着一班婦女，在工地上干活。老兩口忙得腳不沾地，也沒把孩子放在心上。傷風嘛，至多咳嗽兩天，碍不了大事，沒想到今天會這麼厲害。看見老支書那麼痛苦，我心里怪不是滋味。老支書抬起頭來說：“我离不开這裡，快想辦法送進醫院吧。”我懇求地說：“到了這個地步，不能拿人命玩兒戲。干工作，也得要孩子。你實在回去不成，就叫三孀回去一趟吧。”他點了點頭，走出工棚，



徐秀英插图

轻声说：“蛋他妈，孩子的病厉害啦，你回去一趟吧。”三婶一听这话，涌了兩股淚花。她想走，又看了看大家，都在冒着雪干活。他是老支书的妻子，她回去，怕老支书落闲话；她是党员，

了，又怕对党影响不好。她偷偷擦擦眼淚說：“我回去守着孩子也沒用，快找人送進醫院吧。”說罢，又把鉄鍬插進泥里。老支書气了，大声叫道：“回去！你不要孩子啦！”別的妇女也劝她說：“嫂子，回去吧。俺保証爭口气，不讓咱妇女隊丟人。”三婶感謝地看看大家，扛上鉄鍬，爬出泥坑。老支書把她叫到工棚里，拍了拍她的肩膀，安慰她說：

“回去看看蛋吧，咱娘一个人在家，不定怎样着急呢。我不是不親孩子，是回去不成。几百人在这里干活，雪呀，泥呀，吃呀，住呀，当头头的走了，怎么办！”三婶知道三叔的心，就是三叔再發脾气，她也不会生他的气。老支書掏出几張票子，塞到三婶手里說：“拿回去，給蛋看病。”三婶說：“你在这里，比不得在家里。吸烟、吃飯样样都得化錢，你留下吧。給蛋看病，家有錢，你叫我撕布衫那錢还没化哩。”她又仰头看了看丈夫的臉說：“看你瘦成啥样啦。我忙得脚不沾地，顧不得照顧你，你自己多保重。”說罢，

扭头跑出工棚。老支書看看老伴的背影，半晌沒有動。

吃頓熱飯光景，鋪了滿地白雪，足有半尺厚。老支書開了個緊急黨員會。他對大家說：“剛才鄉黨委王書記打了電話，說雪下三尺也不能鬆勁，今冬一定把水庫基本修成。明年開春，還有更大的任務。現在搞大躍進，工作多，時間緊，只能叫人等工作，不能叫工作等人。”他用眼掃了一下大家又說：“羣眾是搗勁，誰不想早過社會主義！我們黨員只要不動搖，羣眾就會堅持下來。”大家情緒很高，都說，不管多艱苦，也得把水庫修好。天這麼冷，干活都穿著單布衫。老支書也穿得單單的，一邊挖泥，一邊鼓動大家的情緒。干了一陣子活，我看見老支書臉色不正，一陣紫，一陣白，直冒汗。我們青年小伙子，干了這些天，還覺得有些累，老支書小五十啦，歲數不饒人，他又是全工地的頭，干著活，還操幾百人的心；再說，覺睡得不足，飯吃得不熱，怎能受得了！我說：“三叔啊，你歇歇吧，你萬一有個啥好歹，誰領導我們干活！”老支書說：“不要緊，身子還硬棒。在困難的時候，羣眾看見領導在他們中間，干劲就會更大。”我說：“你的心，大家都知道。你休息一會，大家也不會說啥。”別人也幫我勸他。東勸，西勸，勸不下。沒辦法，只好跟著他，叫他少踏泥，干輕活。又下了一會，只見他身子仄歪了一下，倒下來。我扔下鉄鍬，抱住他。他光會出氣，不睜眼。大家一下圍上來。我急得哭了。我搖著他的身子說：

“三叔，三叔，醒醒，醒醒，快醒醒呀！”大家也幫我喊。工地醫生來了。摸了摸脈說：“不要緊，是因為休息不足，昏倒的。大家安靜一下，馬上就會醒過來。”我給他披了一件大棉襖。停了一會，他睜開了眼，我們都鬆了一口氣。他看

了看大家，都在为他担心，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把身子靠在一堆土上，笑着說：“哎呀，这几万里路走得好累呀！”我們都摸不着头腦，难道老支書沒有醒透，还在說迷話？他解开扣子，露出紫紅紫紅的胸脯來，卷起袖子，卡起腰，胳膊上的血管顯灵灵的，似乎还能听到热血流动的声音；象是通着这水庫的千条大渠，水庫的閘門一开，水头就奔騰而去。这付架势，好威武啊！他竟有声有色的講起來：

“我剛才到龍宮去了一趟。龍宮真闊气：水晶牆，水晶瓦，水晶柱子，到处是水晶，把人的眼都照花啦。看見一个老头，胡須三尺長，坐在殿里。我就这么样卡住腰，叫道：‘你可是龍王先生！’那老傢伙連头也不抬的說：‘正是龍王。凡人，你不在民間安分守己，來到仙界何事？是不是民間遭了大災，五谷不收，百姓苦旱，來到龍宮躲災！’我說：‘我們都是合作社員，家家都是富裕人，有錢化，有糧吃，誰來你这破殿受罪！我是農業社的党支部書記，全体社員派我來，有要事和你相商。’老龍王惊了一下，抬起頭來。我又說：‘我們劳动人民要当自然的主人。我們要管天管地，管山管水。从今以后，不准你再到民間惹是生非！’老龍王气得胡子一翹一翹，說道：‘你这般大胆、放肆！闖進龍宮，口出惡言，有伤我龍王尊嚴。我馬上派差調查，看看你們凡人有何本領！’只見一个小差哩的飛了出去，馬上又回來報告說：‘民間都在搞大躍進，見山平山，見河殿河。’龍王一听，出了一身冷汗。立即傳下命令：宮里男女老少，从今以后，不准再到民間惹是生非。違令者，斬！我就要回來，只見龍王跑下龍座，跑到我面前說：‘支書大人，我剛才口出惡言，有失礼貌，小龍有罪，請支書多原諒。晚走一步，

小龍派車送行。’我說：‘誰坐你那破車。我們民間早有了人造衛星，坐上這玩藝，能繞地球打轉轉。……’大伙一听，樂得一陣哄笑，又繼續干起活來。老支書也抓起鐵揪，混在人們中間。這時候，不知道是雪水，還是淚水，我的眼有點發濕。

1958年6月上旬。

鳩山父女

却說在河南禹縣薛溝鄉鳩山腳下的白龍灣村，住着一戶人家。父親郭田四十多歲，為人耿直忠厚，種得一手好庄稼。女兒郭仙剛滿十九歲，思想進步，勞動又好，是共青團員。父女倆相處得很好，誰也沒有想到竟會鬧起別扭來。

這一天，郭仙對父親說：“咱們薛溝鄉要建立治山基建隊，我也報了名。”郭田不滿意地哼了一聲說：“人家去，你不能去！”說起郭田老漢來，在白龍灣里，並不能算落後人。自從當了農業社的飼養員以後，把牲口喂得滿身是力。郭田也不是不願把荒山治好。住在鳩山腳下的農民，吃盡了水旱災害的苦頭，誰能不希望把山治好呢！1942年鬧旱災，薛溝鄉出外逃荒的八十六人，至今才回來了十四人。解放後，翻了身，可還是免不了遭受自然災害的襲擊。郭田不讓女兒去治山，表面是說，一個大姑娘家，和小伙子們在一起飛來飛去，不大象話；但主要的還是不相信能把荒山治好，讓女兒白受罪。憑着郭田幾十年的經驗，他覺得出來，

这个时代，比哪一个时代都好；共产党什么好事也能够办得了。但他不相信能够征服得了这万年古山。

几天以后，基建队员们就要上山了。郭仙又去问父亲，父亲仍然不答应，郭仙看透了父亲的心思，便好言好语地劝他说：“旧社会没给老百姓办一条好事。别说治山了，连个小土岭也治不了。现在可不一样了。有共产党的领导，别说几个小山头，就是天也能翻过来！”郭田不相信地摇了摇头。郭仙见



沙更思插图

父亲思想不通，外边又有人催她上山，她有点发急了，便粗声粗气的说：“治山是党的号召，不叫去也得去！”郭田吓唬女儿说：“你不能背我的粮食！”郭仙说：“我挣那么多工分，我自己的粮食还吃不完哩！”这一句话，激恼了郭田。他一跺脚说：“好，老子管不了你。从今以后，你永远

別踏我的門檻！”父親說出斷情辭，女兒心里一陣陣地難過，含着眼淚離開了家門，上了鳩山。從此，父女中間便拉起了一堵高牆。

郭仙是個機靈人，她知道，在薛溝鄉，不相信荒山能治好的並不止她父親一個人。她對隊員們說：“縣委在咱鄉搞治山重點，鳩山是全縣第一個開始治理的山頭。治的好壞，影響很大。我們要爭一口氣，把山治好了，人家自然就會相信我們。”大家听了，勁頭十足。為了向黨表示決心，基建隊員們在鳩山腰間寫了八個大字：“叫山變樣，向水要糧！”不久，山西大泉山農業社派來了三名技朮員，平原地區派來了四百多名民工，來幫助建設新山區。他們唱道：“社會主義一大家，支援山區理不差。”城里的醫生、藝人、理髮師、補鞋匠等也都支援治山來了。薛溝鄉真是鬧得山搖地動。

幾個月過去了。人們傳說着，那麼大一個鳩山，到處挖成了小坑坑、長溝溝。又是什么“魚鱗坑”呀，“水平綫”呀……能存水，又能種庄稼。郭田听了，心里猛一動：這名詞沒聽說過。稀奇！稀奇！可是他仍然不相信能把荒山治理好。

苦戰了七個月，終於征服了鳩山。那時正是雨季，一連下了八次大雨。人們的心都揪得緊緊的，生怕又會遭受水災。可是，幾天以後，人們都又放心了，山下根本不見有水流，下的雨水，全部都存到山上。山上種的庄稼，也長得很好。在薛溝鄉，幾千年來，第一次雨水不下山！第一次荒山收庄稼！這件奇聞，象長了翅膀一樣，立刻飛遍了全鄉。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都爭先恐後上山看稀奇。郭田老漢再也

忍不住了，他随着大伙也上了鳩山。他坐在一塊石頭上，看着几千年的荒山变了样，看得直發楞了。

郭田回到家里，生起自己的气來。他想把女儿找回來，說句輸理話，但又不好意思。这天晚上，女儿恰巧回來了。一家人坐在院子里說笑起來，郭田觉得对不起女儿，坐在一旁不吭声。郭仙早有七分明白，便笑着說：“親父子爺們，吵几句嘴也算不了啥。我年輕，不懂事，光惹您生气。”郭田一听，心里乐滋滋的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凌 紅 蝶

刮了一夜北風。樹叶落光了，小河里結了一層薄冰。

景雷將籃子挎在胳膊腕上，雙手緊緊握在一起，放在咀上取熱。迎面走來一個中年女人，長得很胖。胸扣掉了，沒有着上，露出一片紅肉。寬咀巴，扁鼻子，眼很細，猛看去，好象葫蘆瓢上划了兩條黑墨綫。這女人叫鳳紫，是富裕中農惠德振的妻子。鳳紫剛來婆家時，公婆丈夫見她那付窩囊相，都十分討厭她。有一年，保長因為抽老海，手頭急，派保丁來刮錢。德振一個子兒也不給。保長怒了，又加派兩個保丁，都提著柳木棒子，尋上門來。說這次給錢也不要了，非要人不可。德振胆子小，吓得不敢出門，鳳紫卻把衣服一掄，和那保丁撕打起來。保丁見這個年輕媳婦，露着兩個大奶，吓得扔下棒子溜掉了。事後，公婆丈夫雖然認為她這種行為有傷門風，可是她却給惠家頂了門事，出了氣。从